



大衛·洛奇的理性與感性

英國諾丁罕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員
◎ 蔡明燁

大學之道在於追求真理，因此學術無價。然而學術研究和專業的實踐卻往往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政治學者不見得能夠從政，戲劇評論家也鮮少能夠導得出好戲碼。事實上，英國社會對學術和專業的區分更簡直過猶不及，和其他各行各業幾乎都是「井水不犯河水」，以致於著名的牛津大學文學教授艾芮絲·莫達克（Irish Murdoch），當年如日中天之際雖曾寫出了不少暢銷小說，其中《大海！大海！》*The Sea, The Sea* 甚至曾獲頒 1978 年的「布克獎（Booker Prize）」，但她的同事們卻泰半對她寫小說的「雕蟲小技」嗤之以鼻，只願談論莫達克在文學研究方面的學術成績。

這種情況屢見不鮮，雖然近年來拜學術整合及各類跨領域研究之賜，英國學術圈已逐漸走出了昔日高高在上的象牙塔，但整體而言，像大衛·洛奇（David Lodge）這種理性與感性兼具，既保持學養又保持靈感，並且在世期間便同時於學界和小說圈都備受敬重的人物，終究還是特例。

我第一次注意到大衛·洛奇，是來自學校裡美國文學系的一位博士研究生口中，她對洛奇的仰慕使我對這位學院小說家產生了很大的好奇。因為洛奇有不少小說以大學校園為主，我原先不禁將他和旅美華裔作家於黎華做了聯想，不過後來發現洛奇的小說泰半輕鬆、風趣，於是我的腦海裡忽然閃進了一個更加貼切的身影——亦即以《幸運吉姆》*Lucky Jim* 風靡了 1950 年代英國讀者的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後來也發現果不其然，一般文評家確實經常把洛奇和艾米斯的作品互做比較。

◆ 宗教背景

洛奇在 1935 年 1 月 28 日出生於倫敦南部，母親是虔誠的羅馬天主教徒，他在成長期間唸的是由天主教主持的教會學校，後來他的妻子也同樣信奉天主教，因此洛奇對宗教長久的浸淫與思考，日後也成了他文學創作的重要泉源。舉例來說，他的處女作《電影觀眾》*Picturegoers*（1960 年），便是以倫敦南部的一個天主教家庭為背景，描述他們的女兒如何吸引了大學生房客的注意；1965 年的幽默小說《大英博物館在倒塌》*British Museum is Falling Down*，描寫一位窮苦的天主教研究生每天在大英博物館閱覽室寫論文，因為擔心妻子懷孕而焦慮過了頭，有一天忽然一頭栽進和許多現代小說情節雷同的冒險，論者嘗謂很有喬哀斯（James Joyce）《尤里西斯》*Ulysses* 的味道；至於

1980 年的《你能走多遠》*How Far Can You Go?*，以及 1991 年的《天堂消息》*Paradise News*，則都處理了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尤其是 1960 年代期間，天主教刻板信條與世俗道德倫理間的諸般矛盾，其中《你能走多遠》並曾榮獲「惠特比文學獎年度代表作」（Whitbread Book of the Year）的殊榮。

1952 年，洛奇進入倫敦大學攻讀英國文學，1955 年畢業之後應召入伍，當了兩年的英國大兵，為他 1962 年出版的第二部小說《瘋狂紅頭髮》*Ginger, You're Barmy* 提供了最佳素材。退伍後的洛奇回到倫敦大學繼續研習文學，論文題目是「天主教小說」，由此再度顯現宗教於他心目中所佔據的份量，而這些研究心得後來也都出版為有關葛雷姆·葛林（Graham Greene）（1966 年）和伊夫林·沃（Evelyn Waugh）（1971 年）的專門論述。葛林與沃都是英國 20 世紀重要的小說家，因為他們強烈的宗教信仰而被部分論者視為天主教作家。

打從 1960 年起，洛奇開始在伯明罕大學英文系教書，以研究小說理論和寫作技巧馳名，1976 年榮升教授，1987 年提早退休，以便專心從事寫作。換句話說，雖然洛奇在伯明罕 27 年的歲月裡，曾經遊走於學界和文壇之間，但是到頭來畢竟還是決定二擇其一，讓感性的一面大獲全勝，走上了全職創作的道路。

◆ 校園生涯

在伯明罕任職期間，洛奇曾經兩度到美國擔任客座，我個人認為這是學術生涯最令人艷羨的地方之一——不僅能夠讀萬卷書，工作上也有相當的彈性和時間讓你走萬里路！

洛奇先於 1964 至 65 年抵達美國東岸的布朗大學，隨後又在 1969 年去了西岸的柏克萊大學。他認為：「1960 年代期間，美國小說的形式比英國小說更富有實驗性和冒險精神，雖然時至今日，情勢已有逆轉。」他在美國的生活經驗，毋寧對他的文學創作和思考架構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說：「二次大戰之後來到美國的英國人，越來越多是到美國來尋找自己！」而洛奇尋覓的結果，終於交織出了他著名的校園小說三部曲。

無可諱言，英國的現代校園小說絕非洛奇的發明，早在 1950 年代期間，洛奇自己便是艾米斯所著《幸運吉姆》和布蘭德柏里（Malcolm Bradbury）所著《吃人不對》*Eating People is Wrong* 的忠實讀者，並且他後來和布蘭德柏里更結成了莫逆之交！而艾米斯和布蘭德柏里的貢獻，便是打破了牛津和劍橋的學術霸權，讓英國社會各界忽然注意到了除了牛、劍之外，還有一大片新大學燦爛、朝氣蓬勃的藍天！

1950 年代英國校園小說和 1960 年代美國經驗的影響，經過洛奇長久的醞釀之後，首先以 1975 年的《換位》*Changing Places* 面世，繼之以 1984 年的《小世界》*Small World* 發揚光大，最後以 1988 年的《好作品》*Nice Work* 總而成。在這三部曲中他創造了雷明居大學（Rummidge），表面上雖然子虛烏有，但明眼人都知道其實就是伯明罕大學！另外他也創造了兩個角色，都是英語文學教授，其中庸碌保守的史瓦洛（Phillip Swallow）來自英國，自命不凡的查波（Morris Zapp）則來自美國，因為加入交流計畫而互換了他們的工作環境、政治立場、生活方式，最後



甚至交換了他們的婚姻伴侶！這種角色對調的設計，在《好作品》中更擴及於學院和專業的「换位」過程，描述工業家維克斯（Vic Wilcox）和女博士潘羅絲（Robyn Penrose）錯綜複雜又令人啼笑皆非的互動。其中《小世界》和《好作品》都曾入圍布克獎決選名單，只可惜功敗垂成。

◆ 自傳色彩

行文至此，讀者可能都已發現，洛奇的小說往往和他的親身體驗具有相當密切的關聯，正如洛奇自己所坦承的：「小說家複製經驗，希望讀者能夠進入他所製造的那種幻覺，而讀者通常卻都相信在那層幻覺的背後，一定具有某種真實性，於是小說家也就必須千方百計掩飾確實的資料來源。」結果小說和生活之間的界線變得愈趨模糊，尤其「當小說完成之後，連小說家自己都經常分不清楚何者為真，何者為假了。」洛奇說。

易言之，《電影觀眾》裡的天主教家庭和《瘋狂紅頭髮》的當兵經驗，在某個程度上，應該都有洛奇本人的隱射才對，尤其是《大英博物館在倒塌》裡的小夫婦，更顯然是洛奇 20 多歲時的影子——書中男主角亞當（Adam Appleby）是位已經養有三個小孩的年輕父親，正掙扎著要完成一部有關英國天主教小說的論文。（亞當不知道洛奇教授在成為三個小孩的父親之前，早就繳交過這麼一本同名論文了，要不然從圖書館裡找來參考一下，可不知該節省多少時間？）

到了他的校園小說三部曲時，我們看到了小講師史瓦洛如何逐漸升到了教授和系主任的職位，在這期間我們看到了英國大學校園文化的變遷，學術圈如何走向行政、教學、研究工作的三足鼎立，同時在柴契爾政府大幅削減大學教育經費的政策之下，史瓦洛如何被日益繁重的行政工作壓得喘不過氣來，進而開始逐漸喪失聽力……。有趣的是，當洛奇在1987年宣布由伯明罕大學退休之際，他舉出的幾個理由便是：「我開始患有重聽，因此教學變得越來越困難，而且在柴契爾政府的政策之下，我覺得大學生活的品質已經變得越來越差。」可見除了到美國客座之經驗之外，史瓦洛和洛奇之間實有其他更多相似之處呢！

不過由此我們同時也可了解，當過份當真的讀者把洛奇小說裡的自傳色彩完全看成是作者生命的告白時，為什麼洛奇會感到渾身不自在了！洛奇指出，有一回當他到美國促銷新書時，便曾有記者問他，他小說裡所描寫各種婚外情，有多少是來自作者本人的真實經驗？這迫使他一方面鄭重聲明，他對自己的太太完全忠實，一方面也令他更格外謹慎於處理「公眾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間的微妙分野。

◆ 理性思考

其實，與其相信洛奇小說的自傳色彩全然是作者行為的反映，不如看成是更接近他心路歷程的再現。正如美國文學教授包爾斯（Richard Powers）所說的：「思想意念是洛奇小說裡沒有名字的重要角色。」而這些思想意念除了是作者對人情世故、社會時事，尤其是文學評論及宗

教的想法之外，也包括了各種他在小說創作方面的理論實踐，因此我們發現洛奇的每部小說都有一個他所關心的「主題」存在，例如 1980 年代英國工廠紛紛倒閉的期間適逢女性研究興起，使他在《好作品》中創造了維克斯和潘羅絲這兩個角色；又如 1990 年代有關意識的科學和哲學辯論甚囂塵上，從而刺激他寫出了《想……》*Thinks……*（2001 年）這部小說。

旅居南非作家愷蒂曾經指出，洛奇的小說創作與理論研究歷來同步進行，通常是小說創作和理論研究交叉出版。誠然，繼《大英博物館在倒塌》之後，洛奇完成了《小說的語言》*Language of Fiction*（1966 年），而本書至今仍被視為洛奇最重要的理論作品；繼 1970 年的小說《走出掩體》*Out of the Shelter* 之後，推出了《十字路口小說家》*The Novelist at the Crossroads*（1971 年）；《換位》之後有《現代創作方式》*The Modes of Modern Writing*（1977 年）；《你能走多遠》之後有《與結構主義合作》*Working with Structuralism*（1981 年）；《小世界》之後有《寫作》*Write On*（1986 年）；《好作品》之後有《巴赫金之後》*After Bakhtin*（1990 年）；《天堂消息》之後有《小說的藝術》*The Art of Fiction*（1992 年）；1995 年的小說《心理輔導》*Therapy* 之後有《寫作練習》*The Practice of Writing*（1997 年）；2001 年的小說《想……》出版之後，則又有《意識和小說》*Consciousness and the Novel*（2002 年）的論述發表……，創作量相當驚人。

值得注意的是，洛奇的理論分析很少空談，不僅經常拿自己的小說開刀，用來做為文學評論的實證素材，也經常以自己的小說為實驗品，實踐他所研究的文學理論。因此評論家史密斯（Jules Smith）認為，洛奇的小說多半是努力研究後的結果，大部分的背景都是設在刻意營造的環境之下，使情節的鋪陳有時難免落入預期之中，而且小說人物不過都是洛奇虛擬化的代言人，藉以發揮作者的議論，但難能可貴之處在於不落俗套，無論是作者本人的見地，或者是小說主題和技巧間的過招套用，都能令人耳目一新，其幽默感更是經常教人忍不住笑出聲來！

離開伯明罕大學之後，洛奇開始嘗試更廣泛的創作路線，先後已將《小世界》和《好作品》改編成電視劇本，頗受好評，此外他也開始撰寫舞臺劇本，包括 1990 年的《寫作遊戲》*The Writing Game*，以及 1998 年的《真相》*Home Truths*，其中《寫作遊戲》曾在大西洋兩岸巡迴演出，《真相》則在 1999 年改寫成了中篇小說問世。

洛奇的最新小說為《作者，作者》*Author, Author*（2004 年），以美國小說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915 年底臨終前的一幕做為開場，但隨即倒敘到 1880 年代，以詹姆斯在那段期間所面臨的創作瓶頸做為故事的主軸。巧合的是，2004 年的英國文壇不知為什麼忽然吹起了一股亨利·詹姆斯熱，除了洛奇之外，愛爾蘭著名的同志作家托彬（Colm Toibin），也以傳記小說《大師》*The Master* 將詹姆斯步入中年以後渴望孤獨但又害怕寂寞的心聲刻畫得入木三分，而赫林赫斯特（Alan Hollinghurst）摘下 2004 年曼布克獎桂冠的《美麗的線條》*The Line of Beauty*，小說敘述者恰巧也正在撰寫有關亨利·詹姆斯的博士論文！這個現象當然是本文的題外話，或許留待他日再做探討吧。